

欢愉之河

莎丝琪·荷波 著

谢玉玲 译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彤

封面设计:东岛

欢愉之河

莎丝琪·荷波 著

谢玉玲 译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兰州第一新村81号)

青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3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200,000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

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

ISBN 7—80587—336— 定价:18.80 元

目 录

目 录

第一章 西德尼

1

我们跌落在地毯上,如此地贪婪饥渴。那么,一定要学会等待,欢愉快乐就是所有等待的甘美。他将身体挪到我身上,使劲揉擦着。

第二章 热带丛林

45

性交对我来说就像食欲,我比较喜欢美味的食物。暴风骤雨般的狂乱已经平息,只剩下赤身裸体的我躺在地板上。

第三章 亚马逊河畔

103

这是个不太适合的场所,我们太饿了以至于来不及讲究高雅。不过它很美,只有美感。这个渴盼已久

的男人拼命从我的肉体上获得满足,几乎同时我的高潮极点来临了。

第四章 寻找洞穴

135

她是一位多才而性感的女士,任何与她共享床第之乐的男人都会感到骄傲。她的肉体在清凉的空气中呈现珍珠色,秀发飘扬,双眼迷离。

第五章 面具

161

“我从不强迫女人和我性交,不管你信还是不信,都不会改变。”你不想戴这个面具是因为我们可能有性欢的欲望,但这个面具的魔幻能救我们的命。

第六章 沼泽地与爱情俘虏

179

“我只要罗瑞作我的情人,一位有灵感,令人激动鼓舞的情人。”但性并不以喜欢为条件,你已经占有了他。又一个爱情俘虏,如今你又要诱惑谁?

第七章 跌落山谷

213

因跌落山谷,弄得污秽不堪。当他伸出手,罩住我结实的乳房,让我体味着一个男人给予的最大愉快、奇妙、惬意的感觉。我一定是疯了。

第八章 魔 咒

238

所有曾被牠舔过的地方都闪着萤光,我清楚那该死的东西受制于一种魔力。他半裸的身体在我上方摇摆着,充满了渴望。但我不要他。我要马森。

第九章 石 室

265

在漆黑一片中再次挤压着我,深深地热吻着,以不同的方式令我耗竭,让我充满了炽热的欲火。我感觉着体内曾被牠占领过的地方,如蛇入洞般蠕动着、品尝着……

第十章 维卡巴姆芭

294

此刻我既为找到财宝而高兴,又为印加君王的事而悲伤。马森把我拥入怀中,抱起我。我的双乳紧贴他结实的肌肉压搓,脸孔挨紧他的颈背,亲吻他的耳

第一章 西德尼

我们跌落在地毯上，如此地贪婪饥渴。那么，一定要学会等待，欢愉快乐就是所有等待的甘美。他将身体挪到我身上，使劲揉擦着。

我就像迟缓而晦涩的英国夏季，慢吞吞地走进办公室。查利指名道姓地说何时为我准备辞职晚会？当我背对他正欲发作，他却告诉我麦克要见我。

麦克是总编辑。肥胖、深沉并且精力充沛。

我替自己倒了杯咖啡，然后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
“你迟到了。”他愠怒的看看我。

我只是名雇员，只有这样才不会令我因惹怒他人而深感不安。“我是迟到了，老板。”我拉高语调，“因为昨晚我带着相机去参加了一个晚会，拍摄到一只真正的大猩猩。接着我的一位女朋友在拐弯处挡住我，并询问为何她的丈夫总不能理解她。那只大猩猩被其他人噼哩啪啦地拍着照，我都快疯了，因此喝得太多睡着了，这便是我迟到的原

因。”我往喉咙里灌了些咖啡。

“真让人恶心，西德尼。”麦克用较和蔼的语气说。他喜欢我的唐突。

我喜欢自己的名字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讲，这是极罕见的。我的双亲从不抱怨未曾有个男孩。他们只想令我在世上拥有一席之地。

我露齿浅笑。现在已无法在尘世间同他们联系，向他们炫耀了。

麦克有些吞吐。“我已替你安排了一项工作。”他说道。

查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“住嘴，小子，”我正色道。“别这样。”

“你还没有听明白。”他很有耐心。

“我充分具备新闻记者的敏感，”我说。“知道何时会被人开除。”

“很多人渴望得到这次机会。”麦克低声说道。他掌握了真正的谈话艺术，那正是为何我们只能在报纸上撰稿赚钱的原因。麦克保留了否决权。他清楚自己不会写。

“那就让他们去干吧。”我慢吞吞地说。

“我指定你了，西德尼，这没得选择。”

“我好害怕噢。”我吱吱地叫道。

“卡尔在休养。”

“火车站？”

我坐在椅子上朝后仰了仰身。“哎哟，是吗？为什么？狂犬病？他应该停止拨弄那些奇怪的狗。”

“不要讲了，西德尼，”麦克尽量忍住笑。“这不是开玩笑。”

“你在骗人。”

“我没有。这家伙摔得很厉害。他跌断了好几根肋骨。”

“真该死。小孩子掉下来才会报道，一个撰稿人掉下来是不会有人介意的。他们认为这很难堪。”

麦克说得一点没错。记者报道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与他们自身毫无瓜葛。

“我不明白，”我小心翼翼地说，“为何卡尔住进了医院就一定要找我。”卡尔擅长写游记和历险记。他周游了世界各地。对我而言，旅游和冒险都是一场灾难。

“我们已经为他订了座，西德尼，况且票价非常昂贵，我们没法退掉。”

“哼！不见得。”我深表怀疑地讲道。

“等到他完全康复至少还需几星期，现在的实际问题就是必须马上有人去。”

“那可别派我去，老板。别忘了我是专栏记者。”

麦克朝我倾过身体。“每家报纸都在抢这个新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与众不同地处理此事。”

我睁大眼睛瞪着他。“我需要做笔记吗？”故意摒住气息地问道。他对我讲话的口气好似今天我是第一次上工。

“卡尔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完成这项任务，”麦克说。他的忍耐所剩无几，同时我的感觉越来越糟。“卡尔是位多才，有创意，勇敢无畏的写手。”

“是的，还有他那独特的消费观念。”在办公室中卡尔的消费具有传奇色彩，这正是他不受欢迎的原因。每次他旅行归来，都会带回许多特别引人注目的报道，令我们不得不重新排版。卡尔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快。经理所以能够容忍他，正如刚才麦克说的，因为他是位非常有才华、有创造力的作家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也是个怪胎，行为猥琐，就像每个人所了解的那样。

“我们可以介绍周遭的状况，”麦克说。“但那只会是一篇平庸的与别人没两样的报道。因此我们开了个会，一致认为要避免如此，要保证拿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。”

“麦克，我爱你。”我说，“可我是靠写文章赚钱的，正如我无法诊断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是否健康，因为我并不清楚她已过了绝经期，应采用荷尔蒙取代疗法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麦克转变了注意力问道。我猜想他的妻子如今一定有些麻烦。

“多看看你主编的报纸。”我乖戾地埋怨道。

他恢复了正常。“西德尼，”他说。“你必须去，明白吗？没得选择。当然旅行会使你兴奋，是吗？”

此刻我的胃部一阵痉挛。“难道要到非洲去吗？”我问道。“那些地方从未停止过内战，处处都有挨饿的孩子。我无法完成这项工作，麦克我真的不行。我要辞职。”

“不是去非洲。”

“那就是到一个所有的人民都认为女人该戴面纱又不能开车，或是已解体的苏维埃共和国去。我仍然要辞职，决

心不变。”

“别那么蠢。那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，而且人口相当稀少。”

“南极洲，”我悲痛地呻吟道。“到处是企鹅、白雪和科学家。我相信企鹅们一定会非常亲热。”

“不要再讲了，西德尼。”

“感谢上帝已有一个妇女攀上埃弗勒斯峰。并且还有进入太空的。”我随声附和道，内心被吓得七蹦八跳。

“你太歇斯底里了。”麦克冷冷地讲道。

“所以这份工作根本不适合我，”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说着，在一旁暗自窃笑。

“你明天搭飞机去迈阿密。”他根本不接我的话，顾自说着。

我禁不住张开嘴。“迈阿密？人口稀少？我知道那儿的谋杀率很高，可没料到会糟到这种地步。”

“你不需要离开机场。事实上也不可能。因为在转机之前仅有两小时。”

“转机？”我的声音含混不清。

“去贝伦。”

“伯利恒？充当宗教使者。”

“是巴西的贝伦。你可以搭早班机从贝伦到玛瑙斯。在那儿再坐船。”

“船？”

“去亚马逊河的船。”麦克重新又和蔼起来，倾身向后

对我微笑着。”去看一看雨林，西德尼。再对自己的第一印象下结论，不要考虑那些统计表。我们已全部存进档案柜了。我们想要你的印象。一个普通人的看法。假如我们派个环保学家去，他们会过份的感情用事。而在那里，我们需要一位有坚定信念的人。”

对于被当作普通人这种侮慢，我根本不予理睬。“麦克。”我声音嘶哑地说。“那儿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昆虫。”

“我们这儿也有虫子。”

“不一样。”我断然否决。真是个和蔼可亲的杂种。“我是指苍蝇。在人们吃饭时飞来飞去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。它们到处叮咬，传染细菌，不过这些细菌倒会使科学家们感兴趣，因为迄今还未找到治愈的方法。”

“你可以穿迷彩服。”

“我不喜欢丛林。”我悄声低语，仿佛这是个特大的秘密。

“那正是为何要你去的原因。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视野。坦白地说，我们是比较希望卡尔去的，但也并不介意在你身上重头做起，并且接受一个全新的观点。”

“那我的主要工作便是伐木。”我无望地说。“我要在林中砍下软枝，在路边堆成有门和窗户的房子，然后在屋顶竖起一块闪耀着‘比萨饼屋’的霓虹招牌。”

“很好。”麦克笑咪咪地说道。

“我也喜欢黄金，”我说，“听说那些金矿工实在恶劣。”

“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，”麦克虚怀若谷地讲。“我们

一定会刊载的。”

“不，”我痛苦地连连说道。“不，不，不。”

“他们正在办公室拿你打赌，赌你是离开报社还是按照吩咐去做。”

“假如我离开，谁会负责这本书？”我用目光紧盯住麦克。

“克莱尔。有意思的是她已毛遂自荐，一旦你辞职，她便接替你的位置。”

克拉拉这只母牛，我就这么骂她，竟想抢我的饭碗。

“西德尼，”很显然他明白我认输了。“一鼓作气。快捷、敏锐地将它写出来。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。或许是几篇大篇幅、内容丰富的文章。就像你的红利一样。”

“新闻图片怎么办，”我急切地问。“我没有摄影器材。”

“都已准备好了。卡尔安排好了一切。有个家伙已经到达巴西，将陪你一同上路，顺便说一句，这是一次私人名义的考查。显然那人并非报社编辑，但卡尔说他是个好人。我想他是在回来的路途中结识他的。而且我猜他就是那个认识有钱女人的人，正是那个女人支付了这次旅行的所有开支。你正好趁机写一本书。”麦克不经意地补充道。“我们不会介意。我们可以连载它。”

“你是个爱撒谎的人。”实在是怒火中烧。

“你敢冒这个险吗？”他愉快地微笑着。“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，西德尼，珍妮会给你所有的材料。利用空闲的时间去买些衣服，并且打几针预防针。记住一定要将服

用抗痢疾药丸的时间填早些。”

我留了些时间去探望卡尔。尽管我不喜欢他，但还不至于如此冷酷无情，我不能感到对不起一个看起来像是从一部恐怖电影中逃跑出来的人。他被捆绑着，身体各处都缚着绷带。

“他们派我到你的那个地方去，”我幽幽地说，同时想知道透过绷带，他是否能听清我说话，“你想我去吗？”

他的下颚被金属线固定住了。我凝视着希望能看清他的面孔。“眨一下眼表示同意，两下表示反对。”我提议。

他眨了两下眼睛。

我留下一小时向我的邻居蒂龙告别，他住在我楼下昏暗的地下室中。是一个朋友。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。

当他瞥见行李时，挑起了一条眉毛，“喂，西德尼，我并不介意像一位好邻居那样为你效劳。可现在实在遗憾，你不要搬走。千万别搬。那屋子若空出来，肯定会被租出去，当然这是应该的，亲爱的，你能理解那一切。”

“我毫无办法，”我故作悲伤地吸了吸鼻子。“我想这房子以后也没什么用了，我要乘早班机离开汉斯罗，然后进入亚马逊河进行探测研究，希望能忘记你。不过看在过去的份上，让我们先来个小游戏，如何？”

“要知道一下子同你脱离关系简直让我措手不及。”他把我的行李拖进门里，将门在我身后踢上。

我的裙子既短又紧。手慢慢向上蠕动着，从上到下解开了那件宽松的旅行短衫前面的四粒纽扣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我慢慢晃到浴室里洗澡。他也跟了进来，在我涂抹粉红色的口红时，钻到了莲蓬头下面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——去亚马逊河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，”他低声轻笑，并不相信我，我只能说，全当它是预定的为期二周的马约卡岛休假之旅，目的是为了欣赏更多的种子般的家伙，和少许令人陶醉的特制啤酒。当我拎起行李向房门走去时，对他送了个飞吻。

“答应我，别看我的报纸。”

我厌恶飞行，现在却只能坐飞机。我想随心所欲地四处走走，吃些可口的食物，消遣之后再洗个澡，而不是困在狭小的机舱内。接下来便到达了贝伦。

贝伦是座非常现代、很有名气、相当巴西化的城市。这比待在飞机里要强上一千倍，我在商店里买了许多物品。下决心要超过卡尔的津贴。

接着，我又飞往巴西内地的玛瑙斯。我倒颇喜欢这架飞机，因为它并没有伪装成安逸舒适的样子。在贝伦，亚马逊河是如此的宽阔，那是毫无希望的。我是指，假如补充些盐份，这样才能获得比大海还深的情感。在玛瑙斯，我又看到了河的另一面貌。

在玛瑙斯我必须等着见我的朋友，据卡尔说前来的将是位叫马森的摄影师。报社已做了个交易，将购买他的摄影照片，那位视此行为度假的女老板显然高兴有一位职业

作家和一名摄影师同行。当我投宿时他不在我住的酒店里，因此我决定享受一下这里的夜生活，看看这里的热带化商业有何特点。这里的男人相当敏捷、大胆。他们采用了女士喜爱的手段，就像是一次不期而遇似的。这是一种我能应付的方式。不过现在既不是时候，也不是地方，所以我友好地打发他们回去，耐心地等待那个男人。

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，约一百万人口，有许多摩登的高层建筑，全部掩蔽在丛林地带中间。每年这条河的水位落差有四十英尺，所以那些船坞都是浮动的。我来到玛瑙斯歌剧院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詹妮·琳达于一九一〇年曾在此演唱过，俄国的芭蕾舞团在全盛时期亦在此演出过。目前这里上演着一些低劣的文艺节目。但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。

我并不愿意撰写有关它的事情。我不是游记作家，没必要写渡假文章。我更不乐意陷入写导游指南的困境。我回到酒店，因闷热、潮湿而浑身搔痒。房内没有冷气。我换上一件白色泳衣，外披一条丝质便袍，来到游泳池边。

突然间天变得昏暗起来。我离赤道那么近。游泳池几乎空无一人。池底亮着灯，四周似乎很暗，因为池边安装在铺着瓷砖地面上的照明灯全关闭了，所以你只能从上面看清它。自下面透过蔚蓝色的炽热池水仰视，便能看见夜晚的星空。

我浮出水面，自娱自乐，将滴水的秀发后捋，然后爬出水面。

一个男人正注视着我。他独自一人坐在池边的一张桌旁，抽着烟，仔细观察着我。

我搜寻着浴巾和便袍，它们不在我刚刚放的地方。最后，我把目光落在了那男人身上。

我的浴巾躺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，便袍也被搭在椅背。

我不喜欢被人耍弄。

我越过他身旁，拿起毛巾擦了擦脸。夜晚馥郁的空气如温热的橄榄油扑上我凉爽的肌肤。

“要烟吗？”他边说边递过烟盒。

“我已经在冒烟了。”我答道。一边擦着头发。

他挑了挑眉毛。光线并不太亮，但仍能看清他约摸三十多岁，粗犷的轮廓，穿着一套带褶皱的夏装。没有系领带，敞领的白色衬衣配上灰白的外套使他看上去相当黑。

“当我被耍时，”我大声嚷道，“会非常生气。”我露齿笑着。

“西德尼。”他说道。

“嗨，那也是我的名字。真是太巧了。”

“为了认清你，我特地询问了服务生。在我看来，西德尼应是个男人的名字。”

“我动了手术，同约翰·韦恩一样。他企图做玛丽恩。”此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正在同一位美国人谈话，也可能是加拿大人。我辨口音不太灵敏。

他的目光停在我穿着比基尼的身体上。“挺高明的医